

西洋人记录的世纪之交的新汉语

沈 国 威

The Missionaries and New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urn
of 20th Century: analyzing the two books

by A. H. Mateer and E.Morgan

SHEN Guowei

During the end of 19th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hinese language has been great transformed for meeting the very requirements of accommodating modern knowledge. These changes include the coming of oracle style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a great deal of new terms. Missionaries in China at that time were most sensitive to those language changes and had also made related records within their literatures. This paper takes two such books by those famous missionaries as analytical samples to view th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s and also the causes what the authors had perceived and recorded. By such analyzing, we may know that, students abroad are the importer of new style and new word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d impulse it's prevalence, translations from Japanese books as well as the borrowing of Japanese word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forming, new affixes had strengthened the word-build abi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一、引言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时代的转型基于一整套新知识的获取，而新知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话语表述。就汉语而言，这一短暂期间内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巨

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共同语完成了由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建立了口语文体；获得了一套表述新知识的抽象词汇和科技术语。西方传教士们敏感地感受到了汉语的这种新变化，他们来华有年，为了获取信众需要掌握口语，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学习古典汉语，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广大信众传播福音，他们要用能为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文体翻译包括圣经在内的世俗的或宗教的西方书籍，撰写传教宣传品。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新汉语的创建。甲午以后汉语加快了变化的速度，这是因为日本成为中国迅速获取西方近代知识的新渠道。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出现了译日本书、学习日语、留学日本的热潮。古老的汉语在向民族国家的语言，即“国语”的进化过程中，日语以提供新词语的方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传教士们凭借着外国人的敏锐感觉¹⁾，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汉语的种种变化。那么，西洋人看到并记录了汉语的哪些变化？本文通过分析传教士A. H. Mateer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1913和Evan Morgan的*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1913的两本书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二、A. H. Mateer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本书全称为：*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1913年由Methodist Published House编辑，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刷出版，全书148页。单数页上方印有New Terms，偶数页上方印有“新名词”（本文以下简称为《新名词》）。编者A. H. Mateer为著名传教士狄考文的未亡人。更准确地说本书是一本包含了大量新词的汉语教科书。全书分为44课，课文取自中国各地出版的报纸。前22课为英汉对照，后22课由于文章篇幅增大，仅收录汉语课文，英文的翻译改为注释。所有的课文之前都有一个与讨论该话题相关的新词表，表中的新词集中附录于卷末的索引中，约有3000条。编者在前言中对《新名词》的编纂目的等做了如下的说明：

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阅读中国的报刊。本书中的大部分词语可以严格地称之为新词。这些还没有被政府正式认定的新词，最终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其他词语所取代。因此本书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记录了1900~1913年之间存在的新词；而在政治社会一章中，所记录的只是1912~1913年的新词。

1) 传教士对语言变化的敏感固然得益于他们旁观者的立场以及受过良好的语言学方面的教育。参见内田庆市“中国言語学における周縁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创刊号，2008年33页。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他们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经历并完成了以言文一致为特征的民族语言建构的历程。

本书的编写开始于辛亥革命。1912年4月编出了一个暂定的新词表，名称为New Term mostly culled from Chinese Mandarin Newspapers。编者把这个词表分别寄给了在各地工作的传教士们，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编写工作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热情支持，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许多对汉语造诣颇深的人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谈到汉语的新变化时，编者说：

汉语这一地球上最古老的语言需要新词语来表达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冲破了旧的樊笼，突然出现在日常话语的各个方面。西方的科学家们有时使用音译的方式引进新概念，但是，“电话”可能比“德律风”更有生命力。有人创造新汉字来表达新概念，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发音不易确定。本书只采用了1个，即microbe的译词：稵。新造字的方法很难普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新词有更明显的东方特色。

关于进入汉语的新词的来源以及普及的问题，编者说：

也许有人会问，新词何时从哪里出现，又是怎样进入到汉语中的？调查的结果表明，那些在外国学习后回国的学生是引入新词的主角。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新词表达新的灵感。当他们成为教师和作者以后，又把新词推向社会。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亡命日本。梁利用这个机会在日本完成了他的学习。他在大学里不但吸收了外国教授讲授的新思想，还接受了表达新思想的新词语²⁾。梁启超的著作在中国被广泛阅读，这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书里充满了新的词语。这一事实说明了新词和新概念之间有着紧密关系。其他的书籍也引入了大批的日语词。其中一本是《新尔雅》，这本书在语词定义方面，对本书极有帮助。

在讨论新词大量增加的同时，编者还对文体的变化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在卷首，编者单列一章Introductory Chapter on Wenli，专门对汉语的语体变化做了讨论。

全书的课文包括三种语体，即，一最简单易懂的口语，即官话；二浅文理（浅显的文言）；三深文理。编者指出古老的汉语极难，但值得幸运的是被称之为浅文理的新文体正在形成。这种文体从最简单明了、通行全国的口语中获取营养，在1913年当时尽管浅文理还处于发展之中，

2) 关于梁启超的叙述似乎有某些传说成分。

但是已经成为报刊的主要语体，是汉语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以前仅用于口语的一些词语开始进入浅文理的文章，例如表示所属格的“的”等。编者认为汉语语体的这种变化开始于基督教传教的文章，而现在报刊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文理”和“官话”的不同之处，编者指出有以下9点：

- | | |
|--------------------------|--------------|
| 1 文理的词汇远远多于官话 | 2 文理极其简洁 |
| 3 文理的词有兼类的现象 | 4 文理的词很多是多义词 |
| 5 某些文理词语的意义、发音都不同于官话 | 6 文理具有较特殊的词序 |
| 7 某些最基本的语词在文理和官话里的表达形式不同 | 8 语气词不同 |
| 9 语法词不同 | |

编者的意见或许并不新奇，但是第1条值得我们给予重视，编者在这里所指的其实是新词大量产生的问题。为数众多的西方新概念——在此编者形象地比喻为black beast——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每当这时，“主人”就应该根据其名称、习性等加以命名，词汇就是这样增加的。

编者根据自己学习、讲授古汉语的经验指出：文理的简洁甚至超过了电报，这种简洁有时会造成意义的含混不明。在口语中双音节的复合词较多，而在文理中常常使用单个的汉字，所以不得不根据上下文来推测字义。如口语中的“并且、而且、尚且、况且、暂且、然且”等在文理中只用一个“且”字；“自己、自各、自然、自纵”也常常简略成“自”。因此，编制一个言文对照的词表对初学者是有益的。编者所展示的词表的例子如下：

动 词		副 词	
是	係、为、乃	快快的	速
说	言、曰、谓、道	差不多	几、几乎、庶
到	抵、至、迄、届、达、迨	不常	仅
代 词		介 词	
我	吾、予、余	从	由、自
你	汝、尔	在	於
他	厥、其、彼、伊	和	及
形 容 词		连 词	
大	巨、鉅、昌、伟	就是	则、然则、即、乃、而、故
好	优、佳、良	所以	故、盖、爰、而

编者指出，文理所使用的汉字可以有多种语法性质，最常见的是名词动词兼类。如“主”即是名词（lord）又是动词（to control）；“事”即是名词（an affair）又是动词（to serve）等。

两种词性之间有意义上的相似性。

对于那些多义汉字，编者认为需要加以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汉语中有些字有实义 (significant)，而另一些字的意义则很空灵 (empty)。对于那些有多种实义的字要特别注意。例如“以”，主要的用法是表示原因、使役，但是同时还有很多用法。例如可以作动词用 (to do, to take, to use)，作介词用 (in order to, through, by)，也可以作名词用 (a reason)；在复合词中则经常表示一种关系，如“以前、以外”。“者”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字，这个字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口语中的“的”，类似英语中的关系代词 those, that，可以构成抽象名词，或将形容词改变为名词。

编者还对汉语中新词缀的发生和现状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在第1课、第2课里集中讨论了新词缀的问题。编者共列出了“家、派、界、世代、时代、思想、主义、精神、术”等新词缀，以及由这些新词缀构成的复合词。编者指出：如同英语的词缀那样，在一个或一群词之后，添加1个或2个汉字，赋予某些限定、修饰性的意义。这种形式的新词生成对于汉语来说虽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方法，然而现在这些新词缀无论是自己本身的数量还是复合词的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化”“性”这两个现代汉语最为活跃的新词缀没有出现在本书中。

Mateer的这本教科书有1915、1917、1922、1924、1933等版本（1933的版本由Kwang Hsueh Pub House出版），可见影响之大。Mateer另外还编有一本*Hand Book of New Terms and Newspaper Chinese*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1917年由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这只是一本对照词汇集，排列方式为：英语、汉语、汉语发音。

三、Evan Morgan的*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这是一本袖珍版的辞典，名称为：*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1913年由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出版。introduction 9页，正文296页。正文分为Part I中英部分164页，Part II分类术语55页，Part III英文索引75页，共收词约6000条。Evan Morgan (1860~1941) 中文名为莫安仁，关于他的情况现在所知有限。《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38页)中只见：英国浸礼会教士，1884年来华，在西安传教，一度调往山西任职，1918~1930年任上海广学会编辑，编有几本学习汉语的书。这里所指的应该是以下的3本书。

-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1922, 上海
- *The New Chinese Speaker*
-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1913年的辞典于1932年以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的书名再版，Part I篇幅增加近3倍，达到了508页。

本辞典前有长篇序言，内容大致如下：

本书的词语是最近几年从报纸、杂志、书籍中收集来的。决定哪些词是新词，哪些词是旧词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词处于新旧之间。但是本书所收集的词语除了少数例外都可以说是新词。大部分词毫无疑问是最近新造的，有一些甚至是1913创造的。对于这些词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它们会保留下来吗？时间会决定一切。那些明显地上个世纪末出现的语词中，很多新的词语是由日语传入汉语的。我们会发现这些词语中有很多旧的或不使用的词语得到了意义的更新，这些词在中国的变革中得到了新生。还能发现许多旧词表达了新的意思，如*Hunger strike*, *Plural Voting*。那些获得了新的意义、用法的词，不是全部，被标上了*号。一些旧词构成了新的复合词，例如“诚心爱国”。很多话语，如“不同意”似乎是旧的，但实际上是新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收入了炭、酸、氧和一些外科术语，而更多的术语却没有收入。这是因为本书不是科技术语辞典，所以只收入了那些普通的、更常见的词。

外国因素的影响 绝大多数语言受到外国，或外国人的影响。战争、贸易、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都是造成影响的因素。中国的文学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新词语，这些新词语表达了新的概念。

与外国的新的接触都会带来产生新词语的机会。每一项新发明也都会给语言带来新的话语。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例子：*Ton*（吨）、*telephone*（电话）、*telegraph*（电报）、*railway*（铁路）、*organic*（有机物）、*inorganic*（无机物）等。中国现在从英语和日语得到恩惠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大。日语为汉语准备了大量的新词，日本人热心地发掘了大量的已经不使用的旧词，给这些词加上了新的意义，使这些词重见天日。由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原因，日语的因素在新的术语方面占据了主要地位。尽管他们付出的劳动是大量的、令人敬佩的，但是他们的词语能否在汉语中延续下来还是一个疑问。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日语的侵入显得无动于衷。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已经开始自己着手解决术语问题了。一旦他们认真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外部因素继续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语感，能造出更适当的新词表达新的概念。他们有望比其他外部的人更好地成为新词的创造者。

日本人改造的、或创造的新词能否在汉语中站住脚并保留下来？对此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他们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创造了科学、哲学、法律等方面的新术语。当

中国人开始造词以后，日本词可能会被取而代之。汉语还会为这些词加上其他的意义。

词义变化 词语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微小的变化最终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用法。我们有很多机会观察到词语的这种变化、发展。英语的 *literary* 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词最开始是 *alphabet* 的意思。

同样，我们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例如，经济、陈列、精神、中央、方面、标本、上流、下流、印花、模型等，不胜枚举。这些词在外国的思维、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意义的变化。

造词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创造新词的简便的方法。英语就有很多适当的方法。例如从其他语言借入词语，通过词缀的方法表达新的思想和概念。利用这种方法任何不同意义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例如 Whewell 精心创造了包括 *scientist* 在内的很多新词；Macaulay 创造了新词 *Constituency*（选民）³⁾。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许多造词的方法。

可以使用音译的方法来接受如 *telephone*（德律风），*ton*（吨），*millimetre*（厘米），*franc*（法郎），*ultimatum*（哀的美敦书）等词；可以使用前缀，如：先、尚、相；或后缀，如：体、学、家、党、局、政、义、意、论、说等。任何概念、意义都可以表达。

汉语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相同的概念，是更加简单、更加理想的语言；与属于屈折型的语言的合成造词法相比更加简便，可以无限地发挥创造新词的能力，不断地增加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通过复合的方法也可以创造新词，如电报、兵器、电话、铁路是极好的例子。在英语中也有极为相似的例子。汉语、英语中的新词 *railway*（铁路）都是由两个旧词复合而成的。

造词者 作为一个规则，新闻工作者是现代汉语新词最重要的造词者，其中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人物。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功绩。林乐知是 *Ultimatum*“哀的美敦书”的创造者；*Ton*“吨”是19世纪早期创造的词，功劳应该归于广东的外贸商人们。

莫安仁辞典最大的特点是第2部分：Classified Terms。在这里莫安仁对所谓的“terminal words”进行了讨论。莫安仁的 terminal words 可以理解为新的词缀。他共列举了下表所示的10组50字。与 Mateer 不同，莫安仁没有双音节的词缀（“主义”放在“义”条下）。编者首先对这些词缀从词源的角度解释意义、用法，然后列举包含这些词缀的复合词，并附加了英语原文。

3) OED, 1778 (W. Marshall) Minutes Agric., Digest 8 This is the money-getting Farmer, whose Agriculture the Scientist ought to endeavour to excel.

Group 1	教、法、制、道、理、义、务、业、学、论、说、话	这些词表达了某些基本的概念：法制、学术、义务、原则
Group 2	部、院、所、局	表达机关、组织等部门的概念
Group 3	种、类、科、界	表达类别等的概念
Group 4	族、派、会、党、家	表达社团等的概念
Group 5	工、税	国家的生产、服务及义务等
Group 6	权、力	常用概念，权、力。力多用于自然方面，权则是人工的。法律为“权”；自然的、法律以外的为“力”
Group 7	官、律、刑、审、令、书、告、诉	这些词常见于媒体，是法律文件等常用的成分
Group 8	体、线、点	这些词经常用来指称形状、度量、界线等
Group 9	金、产、物、质	表示物质、金属等的类
Group 10	限、态、状、度、意、知	这些词一般被用于表示某些条件，或现象的各个方面

莫安仁在序言中对造词者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正文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述，如：

政客 Politicians not in office (Liang Ch'i Ch'ao's translation of U. S. Boss) (12页)⁴⁾。

莫安仁的辞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语资源。他承认从日本百科全书 *Japonica Encyclopaedia* 借用了一些词，还有一些词取自《政法名词表》⁵⁾。这些词的一部分——不是全部⁶⁾，在莫安仁的辞典中用 J. L. 标示出来，共226条（详见附录的词表）。辞典中一部分词的溯源也涉及了日语，如：

教, p. 166

Its new significance in modern use is mostly related to the religious idea---and though the term Tsung Chiao 宗教 is as old as the Han Dynasty, yet its use was held in abeyance and has only recently been revived. The channel is Japanese, but here, as in most new terms, the Japanese have only revived old and obsolete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界, p. 192

This is new and made in Japan. Japan again must have obtained the idea from Europe, from such phrases as “The Official World,” “The World of Letters.” “Political World.”

4) “政客”见于福泽谕吉的《福翁百话》(1897)，不是梁启超造的词。

5) 即《英法德日 政法名词表》，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书名即可知本辞典没有中文译名，全面借了日本的译名。辞典凡例说：“日本政法名词，大都用汉文本义，而吾国近年法令公牍所用政法名词亦多取材于日本书。故汉文政法名词与日本政法名词同者十之七八，不同者十之二三。即有不同而意义亦可相通，因此研究政法者就本国名词而欲证以英法德文为何字，亦可取日文索引检之”。——标点为笔者所加。

6) 包括很多明显的日语词，如：“看护妇、死物狂”等都没有标注。

点, p. 212

The new meaning, most likely, introduced from Japan, is used to mark any important, or, essential, or focal object.

四、结语

世纪之交的汉语哪些变化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注意? 要而言之, 集中体现在: 一、新的浅显的书面语的出现。对此, 报刊取代了传教文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新词的大量增加, 这里包括了新词缀等能产形式的确立。狄考文夫人指出: 与很多人的先入为主的想象不同, 汉语也有语法, 有表达以下语法范畴的方法: 代词的人称和数; 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 动词的时、体、态; 尽管范围有限, 名词的格与数的形式。也许作为汉语教育专家的编者在期望汉语(尤其是口语)走上一条形式化的路。其实可以说, 汉语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新语词的急剧增加上, 中国人的翻译热情是新词产生的主要原因, 而日语则是世纪之交翻译的主要对象语言, 所以汉语的一切重要的变化都与日语日益增强的影响紧密相关。

1916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德国人赫美玲出版了他的著名辞典: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这本辞典反映了传教士们百年造词的成果和当时汉语新词译词的现状⁷⁾。赫美玲在辞典编纂过程中参考了十余种传教士的辞典, 其中狄考文夫人和莫安仁书是最重要的两种。这里也许还应该提到季理斐的哲学辞典。

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是加拿大传教士, 他的辞典全称是: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Chiefly from the Japanese, 共同编者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1913年由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a Shanghai出版。正文71页, 共收词2482条。季理斐在序言中说: “中国政府多次表明要在术语制定方面做一些工作, 但是教育委员会还没有能够满足社会的要求。现在中国大规模地采用日本的术语, 因此, 本辞典的编者也从日本的《哲学大辞书》中抄录了一批术语。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日本的术语, 但是, 日本术语像洪水般地涌来, 用于专业方面的书籍, 所以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些词。从事教育或翻译的人都应该对那些最重要的术语有所了解”⁸⁾。面对洪水一样涌来的日本术语, 季理斐的无奈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 同时例如在狄考文夫人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新词的获得是不平衡的。如语言学词汇, 与当时已经在国语教科书中普遍使

7) 沈国威, “《官话》(1916)及其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号113~129页。

8) 但是《官话》参考季理斐的辞典似乎是在辞典正文编纂完毕, 或进行到相当程度之后, 所以很多词未能收入。例如正文Absolute条下没有“绝对”和包含“绝对”的哲学术语; 《官话》卷末的Supplement才收有“绝对、绝对概念、绝对的二元论、绝对的唯心论、绝对我”等词。其中“绝对概念”标为“部定”, 其余均标为“新”。

用的日本术语不同，编者坚持使用了传教士系统的译词。类似这样不同来源的新词语之间的冲突、融合、普及、定型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附录：莫安仁辞典中标明来自日语的词一览

以下156词在辞典中标为J，即日语词。

扱所 折中说 镇魂说 振假名 振出手形 震旦 正金银行 侦探 基米 吉田松阴 起诉
企业 假名 交番 监视户 支拂 纸币本位 近卫 金婚式 禁治产 亲任 亲任官 钦定
宪法 经济 净土 主德说 主宰说 主知说 主情说 郡县制 番目 番地 番所 番菜
风纪败坏 佛国 拂特 服务 和文 和学 和服 和歌 合资 合资会社 合成物 合质
后见人 西力东侵 牺牲 牺牲生命 牺牲党见 牺牲一身 牺牲利益 下女 下宿 下男
下动 下役 下流社会 相手方 相对论 相对的 相对人 相制说 小乘教 逍遥派 先取
得权 显花植物 猩红热 修业 修业文凭 旭日旗 户主 化装 皇室大典 皇室经费 皇
室家族 火曜日 一周间 义务教育 役目 役所 役料 让渡 日皇加冕 抗告人 贯目
共同继续人 劳动者 牢番 立体 力本说 料理 料理人 料理店 连带子 联队 露西亚
内务省 内亲王 片假名 三岛国 上级军官 少将 少佐 少尉 射击 神圣不可侵犯 师
团 侍士 视学区域 拾假名 石炭 式部 式部官 士官 私立会社 送假名 大和 大和
歌 大和魂 大藏省 大膨胀 大审院 岛国 岛民 地久节 殿样 天幕 天长节 天皇
町屋 町村 裁判官 参谋本部官制 宗义 独逸 土曜日 东学党 自体 次官 瓦斯 瓦
斯灯 外务省 万世一系 吴服 吴服屋 夜番 郵便 御体 御用 御所 御前 御料理
月曜日 越岭炮

以下66词在辞典中标为L，即取自《政法名词》的词

案由依新律办理 暗示 债权 债权人 债权担保 债权人集会 债权证书 债权名义 占有
物 占验家 展限说 战时万国公法 战时占领 战时征发 战时禁制品 妻与夫有同居之义务
妻为限制能力人 妻不能独立作为 假出狱 假差押 假扣押 强制执行 强制权 解除
权 检搜证据 亲告 请权 请求 请求权 请求保护 初限 二等亲 法学 法学通论 妨
碍 附属请求 附带私诉 形式论 一等亲 公告 履行义务 履行债务 良善风俗 连带关
系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书 善意 时效 私生子认知 送达通知 单独行动 特别法 特
别制限 提起公诉 提出质问 催告 通告 完全负责 完全责任 委付 物权 物主权 恶

意 言辞辩论 严密侦查

以下 4 词在辞典中标为 J. L。

偿还请有权 正出 或种行为 对手人

附记：本文初稿曾在第二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2007.10.6～7，於日本关西大学）上发表，蒙与会学者提出宝贵的意见。谨致谢忱。此次发表时作了较大的改动。